



五峰拱翠图

“遵化十景”的源流与演变

□ 张岩

遵化，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冀东名城。自五代后唐建县以来，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2006年跻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和中国民政部评定的中国一百个“千年古县”。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进程中，毓秀钟灵的山三川，引人入胜的名胜古迹，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景观，经历代文人雅士的吟诵渲染，用典型的四音节成语式修辞手法进行题名，概括总结为“遵化十景”。这种整齐的“四字格”形式，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同时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遵化十景”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创造过程。由于时代的变迁、个人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地理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历史上“遵化十景”存在几种不同的版本，数目有变化，内容既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也有较大的变更差异，在发展演变和世代相传中，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关于“遵化十景”出现产生的历史，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记录是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的《蓟州志》。该书卷三《景致》列举的名目包括龙山对镇、温泉胜迹、冷嘴瑞岑、南山明月、铁岭横虹、蒲池晚照、洪山晓雾、石人古镇、夹山灵峰等(此书列举九景，不知道是原本如此，还是在志书编纂时有所遗漏)。其中的“龙山对镇”在该书里有较详细的记载：“南龙山在县南八里，又有北龙山，在县北九里，两山相望，蜿蜒如龙，故名”。这个景观进入清代以后，就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今天的人更是不甚了了，北龙山也逐渐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洪山晓雾”、“石人古镇”、“夹山灵峰”描绘的分别是洪山口城、石门镇、夹山寺的风景，这三个题名背后，透露出“遵化十景”在最初形成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拼凑和堆砌痕迹，从立意到文采都很一般，以至于被以后重新整理“遵化十景”的人删掉。

这之后大约过了近百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遵化县志》中已经完善为“十景”，包括铁岭晴虹、蒲池晚照、山街明月、谷响清风、冷嘴瑞岑、圣水喷珠、石白依崖、禅林鸡唱、福泉汤沸、仙洞云封。“禅林鸡唱”指的是五峰山禅林寺山腰原有鸡鸣石一块，以小石叩之，则发声咕咕如鸡鸣，后来失其所在，这个题名说明了至少在明朝末年这个景致还完整存在的史实。嘉靖时期的“南山明月”一景，更名为“山街明月”，并且“谷响清风”成为工整的对仗形式，比较起来增加了许多诗意，可以说别具慧心。可惜其中的“谷响清风”和“石白依崖”二景，由于缺少文字资料的佐证，今天已经不能指出它们所在的确切位置。

到清代，康熙七年的时候，周体观又在此“十景”的基础上进行润色，将其中的“禅林鸡唱”、“福泉汤沸”、“仙洞云封”分别改为“五峰拱翠”、“汤泉觞咏”、“仙洞遗踪”。“禅林鸡唱”的鸡鸣石在这个时期已经不知所踪，因而改为“五峰拱翠”。这个“拱”字，造语新奇，它使五峰山的绿意鲜活地充满了生命感和动态感，同时将五座山峰“如列仙之相顾以语”的形象，描摹得更鲜明突出。“福泉汤沸”和“汤泉觞咏”相比较，后者在音律上更为和谐，文化气息更为浓厚，表达的意境也就更深了一层。“仙洞遗踪”一景在今铁厂村西山，即无终子洞。和原来命名的“仙洞云封”比较，“云封”仅限于自然景观，“遗踪”字样则为景致平添了一抹神秘的历史色彩和深厚的人文意味，境界也就高了许多。除此之外，周体观还专门请人将其中的六景绘成图版，并亲笔撰写了六篇记文，这六篇短文成为“遵化十景”最原始的文字说明资料。周体观是清代入关科举以来，遵化第一个考中进士的，资历很深，学问很大，诗词文章以及书法，都有名于时，著有《鹤鸣堂集》十六卷。他考中进士以后，常年宦游在

外，后来定居河南南阳县，回到遵化故乡的机会很少。经过他重新删改过的“遵化十景”题名，在充分表现出他精深深厚的文学修养之余，那种眷恋故园山川风物的情怀，也流露得淋漓尽致。

到乾隆年间，由知州刘培重新编排整理的“遵化十景”，包括燕山峭壁、铁岭晴虹、明月街山、清泉绕郭、五峰拱翠、双水分流、梨峪停云、汤泉浴日、龙山积雪、圣水喷珠。这可以称作是“遵化十景”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自此以后二百多年来，历经清末民国，直到如今，几乎一直在沿用这个说法，成为“遵化十景”最权威、最流行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版本里的“蒲池晚照”一景，根据周体观文章的描述，原址在今遵化市区西部蒲池河村，“一池泓然”，方圆约有十亩，附近村庄得此池水灌溉，水田纵横交织，宛然一派南国水乡风韵。康熙、雍正之后，大约最迟到乾隆初期，蒲池的地理状态和自然风貌已经发生改变，沧海桑田，风光不再，所以在这次整理时被删掉。汤泉是遵化最具代表性的名胜之一，早在唐贞观二年已经建有汤泉寺，这个景观最初的名是“温泉胜迹”；明代成化年间，宪宗皇帝钦赐为福泉寺，因之这一时期定名为“福泉汤沸”；清代定鼎之初，周体观取义汤泉流杯亭曲水流觞的意境，题名改为“汤泉觞咏”；随着康熙盛世的出现，汤泉再次受到封建皇帝的青睐，甚至在福泉寺旁建起行宫，当时的工部尚书朱之弼应制作诗，有“澡身河汉阔，浴日古今荣”的句子，所以这一时期的题名改为“汤泉浴日”。在四次普通的题名完善过程中，这种细节上的微妙变化，同时还折射出一段历史的兴衰。

刘培在编纂《遵化州志》时，对周体观六篇景物记文进行补写，增加到十篇。同时重新绘制了十景全图。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些图片采用传统线描、木板刻印、黑白印刷形式，与今天的印刷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写实性、完整性都很强，是那个时期“遵化

十景”遗存下来的唯一图像资料，十分珍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后的知州傅修专门为“遵化十景”创作了十首七言律诗，虽然诗作的水平不能称为上乘，但这是继周体观的六篇记文之后，第一次系统地采用诗的形式对“遵化十景”所做的总结，诗的内容涉及遵化的山水、人文、典故等多个方面，展现了那个时代遵化的山川、风物及典故，对今天进行“遵化十景”的研究探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遵化十景”虽然源于一小部分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但这种创造雅俗共赏，深入人心，据已经确知的上限时间，至今已有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流传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相当的文化活力和艺术魅力。时至今日，“遵化十景”大多已经随着历史的风尘而黯然失色，除部分尚有踪迹可寻以外，多数已经烟消云散。多年来，许多文史爱好者对“遵化十景”不断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许多艺术家围绕“遵化十景”创作了一大批书画诗词作品，集中体现了对家乡遵化的热爱。回味那些在我们视野里逐渐消逝的风景，已经成为遵化人的乡土情结，成为“乡愁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化十景”是遵化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的最佳总结，是遵化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文化价值。在当前文化旅游建设中，“遵化十景”越来越凸显出对城市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景区规划方案设计的参考价值，在遵化对外形象宣传和推广方面，将发挥品牌效应，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文/绘)

夏天来了



立夏三候：一候蝼蛄鸣。蝼蛄又名蝼蛄，它生活在冻土层以下的土壤中，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开始向地表移动，到立夏时节来到地上活动，用翅膀摩擦发出鸣叫声。

立夏三候：一候蝼蛄鸣



立夏三候：二候蚯蚓出。蚯蚓生活在土壤中，靠大气扩散到土壤里的氧气进行呼吸，随着立夏以后雨水逐渐增多，土壤里的空气被挤压减少，蚯蚓就会爬到地面上呼吸。

立夏三候：二候蚯蚓出



立夏三候：三候王瓜生。王瓜是一种药用爬藤植物，在立夏时节快速攀爬生长，到六七月结出红色果实。王瓜生，描述了漫山遍野瓜果野蔬蓬勃生长的繁盛景象。

立夏三候：三候王瓜生

万物初盈正小满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是一种菊科野生蔬菜，古人将草木茂盛但尚未结籽的状态称之为“秀”。苦菜在小满节气长得最为茂盛，“秀”遍南北。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



小满三候：二候靡草死。《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靡草，葶苈之属”。它是一类喜阴的枝条细软的草，至夏则枯死。靡草死是小满节气阳气日盛的标志。

小满三候：二候靡草死



小满三候：三候麦秋至。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渐趋饱满，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对夏熟的麦类作物来说，却已即将走向成熟的“秋”。

小满三候：三候麦秋至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韦远东画

皮影伴奏艺术家刘贺瑞

□ 戴成龙



刘贺瑞，滦南县司各庄镇西兰坨村人。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幼时因患眼疾，失去视力。父亲早故，家境更加拮据。

1916年，没有劳动能力的刘贺瑞为自食其力，拜邻村一盲人为师，学算命和看风水。那抽象的爻辞以及烦琐的阴阳五行推论，没牵动起他的学习兴趣，不久，便放弃了。一次偶然机会，让他喜欢上了乐亭大鼓的伴奏，于是再改学皮影伴奏——拉四弦儿。

两次学艺的失败，让刘贺瑞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该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什么是成功？其秘诀不过是坚持，苦苦耐守，锲而不舍。

为学四弦儿，他到处求人，四下里拜师。邻村的皮影班子来村中唱戏，刘贺瑞向他们接近、请教。师傅们见他诚心实意学习，便不厌其烦地指导。刘贺瑞更是不惧各种困难，向师傅虚心求教、认真习练。

有道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刘贺瑞从指法、耳音练起，潜心记忆，刻苦练习。冬天，藏到菜窖里，抱弦腕子挽弓之力；夏天，跑到村外树荫

下，抚琴练手法娴熟之力；早晚间，躲在僻静处，操弓练耳音之功……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他熟悉了指法规律，练就了耳音功底，掌握了弹奏技巧。很快被大兰坨村的“刘允志皮影班”录用。随班演出，让他打开了视界，实践中学，学中提高，很快由“当下手”变成“主弦人”。

四弦儿是冀东皮影的主要伴奏乐器，农村小影班里，一台影戏通常只用一把四弦儿伴奏。四弦的特点是发音高亢，出调清脆，音韵柔美，声场宏大。但演奏难度较大，很少有人将其演奏得完美。然而，刘贺瑞在艺术生涯中，却不断进取，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充分利用演出的时间，刻苦钻研，苦练手法，使演奏水平不断提升，演奏技艺日趋完善。

持之以恒的追求，当然不会让他的汗水白流。无尽的付出终于让刘贺瑞独呈其秀，也让他尝到了人生的乐趣。怀中的四弦琴，打开了他人生的光明，迈开了通向灿烂的艺术之路。因此，四弦儿成了他人生中最心爱的宝贝和形影不离的朋友。

正是四弦琴的不解之缘，打造了他弦影的人生舞台。只要抱起四弦琴，舞台便成了他的世界。观众叫好，他就来劲儿。他越来越来劲儿，那把琴弦就越会“撒娇”，迸发出美妙的曲子。此起彼伏的叫好声，促使他脑袋晃起来，胳膊抖起来，

握在手中的弓子舞起来。看他，头发甩动，身体摇动，哪里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分明是在黑暗中带人走向光明的一位使者。优美在此绽放，舒洒在此呈现，让暮夜更亮更美，让观众更乐更欢。

娴熟的弹奏技艺，总是让刘贺瑞将调儿定得老高，弦总是调得紧绷绷，仿佛不高就展现不出他的演奏技巧，有时竟然将弦丝拧断。每到高潮时，便是忘我时。力量迸发的弓条，有时将弦丝拧断，演出中来不及更换，便用余下的三根、两根，照样拉奏出绕梁之音。

刘贺瑞弹奏的音调高，常让观众只听到响亮悦耳的弦声而听不清唱腔。弦音覆盖了音腔，演员便不自觉地提高嗓音，久之，对唱腔演员的嗓子造成破坏。因此，刘贺瑞也被称为皮影界“四害”之一。

他不仅拉弦儿，而且会吹唢呐，会打鼓板……那唢呐，吹得高亢悦耳；那鼓板，坐得铿锵有力；那板子，敲出来清脆干净……号称影班“领头王”。

因有了刘贺瑞这样功底深厚的演员，让“允志影班”出了名。影班虽声誉远播，但不能满足外地的邀请，只满足十里八村周边地的邀请。影班不具备运输工具，搭台演出所用道具等全靠演职人员的肩扛手搬，被乡亲们戏称“扛家影班”。

“扛家影班”的演职人员，多是本村皮影爱好者。那刘德坐鼓打钹儿脆快，

那刘子富耍线儿娴熟，那刘荣业、王作宪唱大儿没得比，那刘荣臣唱生儿数得着，刘永辉唱髯儿更精彩……

1942年，冀东抗战形势紧张，兰坨村成为敌占区，“扛家影班”活动受限，并随之解散。刘贺瑞不能立足于土地，到集市上靠卖唱儿赚点儿小收入。再苦管时，则依靠家人，勉强维持生计。但不管怎样，生活中总没有放下那把四弦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地文艺团体的兴起，刘贺瑞先后被唐山市内多家皮影社聘请，辗转于昌黎、滦县、乐亭、丰南、迁安、玉田等地演出，足迹遍布冀东大地。

1958年，大兰坨村刘贵学牵头成立皮影班。刘贺瑞再次入班，重新领班伴奏。此时，刘贺瑞的四根弦弹奏技术到了艺术之巅，用“登峰造极”形容，一点不为过，成为蕴藏于民间的一位杰出皮影艺术家。

1963年，刘贺瑞再次加入兰坨村刘荣臣等组建的“兰坨村影班”。在影班里，刘贺瑞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义务培养伴奏演员。经他调教的刘贵林、四弦儿拉得可谓“奇秀独帜”；经他指导的刘贵勤，那鼓板打得可谓“妙不可言”……

1964年，刘贺瑞病故，享尽上天赐予他的62岁之寿命。从此，上苍多了一份“绕梁之音”，人间却少了一份“玄妙之声”。